

摩爾多瓦獨立後的發展情勢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壹、前言

摩爾多瓦在脫離蘇聯之前，便是多事之地。首先土耳其、俄羅斯與羅馬尼亞三國，很早即對比薩拉比亞地區展開爭奪戰，並以條約將它割來讓去。自土國退出勢力圈後，羅、俄兩國皆採「同化」政策與「反同化」措施互別苗頭，遂形成今日雙方摩擦之遠因。

八十年代後半期，隨改革與「公開性」政策之引進，「語言」竟成爲摩國境內民族不和之導火線。雖俄、烏二族均非人口中多數，然「俄語」與「羅馬尼亞語」之爭，卻持續不斷。

尤其當語言問題，轉變爲追求獨立自主之強烈訴求時，德涅斯特河東(左)岸地區乃成爲摩國內政與外交上之棘手禍患。

另外，加上前蘇聯第十四集團軍，於爭執衝突中自始未持中間立場，反支助德河東區建國、建軍，並爲俄國掣肘摩國之利器，因此，摩爾多瓦即使一再忍讓，也難有太平日子好過。

本文擬自史地背景先作摩國簡介，其次就造成摩、俄摩擦原因與摩國自助之道來說明問題與分析動向，最後對其獨立後之發展情勢再略予述評。至於其他，諸如加、烏等少數民族問題，對加入「獨立國家國協」之歧見，與羅、土等國對摩國影響，將另行撰文討論。



貳、地理概況與歷史背景

(一) 地理概況

摩爾多瓦共和國 (Republic of Moldova)，前名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Moldavia SSR)。位於蘇聯的西南部，歐洲的東南面。早期，摩爾多瓦的領土僅擁有一小部份而已，其他大部份都在羅馬尼亞與烏克蘭兩國境內。目前，摩爾多瓦的東、北、南三方，均與烏克蘭為鄰，只有西邊緊挨著羅馬尼亞。摩國面積是三萬三千七百平方公里。

摩爾多瓦本身是塊肥沃的平原，並有一些小丘陵分散在國土的北部與中央。境內兩條主要的河流，分別是德涅斯特河 (Dniestr R.) 與普魯特河 (Prut R.)。德涅斯特河流經東部地區後注入黑海；普魯特河位於摩國西部，成為與羅馬尼亞接壤的界河。

摩國的氣候適宜農業，夏季長而溫暖，冬天短且不寒，以首都基什納烏 (Chişinău) 來說，七月均溫是攝氏廿一度，冬季則在零下四度左右。

摩爾多瓦的人口總數約四百卅九萬，其中百分之六十四點五是隸屬羅馬尼亞民族另一支的摩爾多瓦人。另外，還有百分之十三點八的烏克蘭人，百分之十三的俄羅斯人，百分之三點五的加告茲人 (Gagausi)，百分之二的猶太人與百分之一點五的保加利亞人。

至於語言方面，在非羅裔摩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二會說流利的羅馬尼亞語，大多數人仍說俄語。而加告茲族人的語言雖是一種土耳其語，卻以古斯拉夫字母書寫，加族中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會說流利的俄語，但只有百分之四點四的人會說羅馬尼亞語。

大多數的摩爾多瓦人都信仰東正教，其中還包括與土耳其淵源極深的加告茲人。俄國東正教在摩爾多瓦尚有教區，但其聖餐儀式卻是羅馬尼亞式或土耳其式的。^①

(二) 歷史背景

註①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2,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td., 1992), p. 476.

摩爾多瓦人的祖先，曾於十四世紀上半葉先後遭蒙古韃靼與匈牙利兩民族的入侵，且被匈牙利人統治了很久；後來，摩人擺脫匈牙利建立起自己的公國。然而不到一世紀，又淪為土耳其的附庸。當俄羅斯沙皇執行對外擴張的計畫時，不但占領了德涅斯特河與普魯特河之間的土地，且以摩爾多瓦的保護主自居來反抗土耳其人。一七一一年，彼得大帝與摩國公爵坎特米爾（Dimitrie Kantemir）簽下協議，由俄人出面挑戰土耳其人。後來，這紙協議成了俄人占領摩國兩河間領土的合法證明，而沙皇則將此所占之地命名為「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

一八一二年，俄土戰爭結束，土耳其人在布加勒斯特和約（Treaty of Bucharest）中，把比薩拉比亞割讓給俄國，普魯特河因而成了俄、土間的界河。自俄皇尼古拉一世起，便決定將此地區「俄羅斯化」，但允許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一八一八年，頒布「特別憲法」給比薩拉比亞。但十年後，比薩拉比亞地區長官以「規定」代替「憲法」，且宣布以俄語為正式語言。一八五六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割讓南比薩拉比亞給羅馬尼亞的摩爾達維亞，沙皇為加強同化，乃於一八七一年將未割讓的地區改為省級行政區，又更進一步地削減其行政特權；因此，到一九一八年為止，摩爾多瓦被俄人視為「在西方的西伯利亞」，連著名詩人普希金亦曾遭放逐於此。^②

由於泛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興起，使得「俄化」工作難以達成。一八五九年，羅馬尼亞人終於建國，庫札上校（Col. Alexandru I. Cuza）成為瓦倫西亞（Wallachia）與摩爾多瓦聯合公國的領袖，一八七〇年，羅人利用土耳其的衰微，表示比薩拉比亞區域應完全移轉到新成立的王國之內，但在柏林會議上，仍確認俄國對比薩拉比亞的控制權。

一九一八年，俄國內戰時，比薩拉比亞地區人民舉行會議首先宣布為一獨立共和國，並投票同意與羅馬尼亞王國統一；接著，其他地區也進行了投票，要求羅馬尼亞土地大一統，但國際間強權，並未對「大羅馬尼亞」合併比薩拉比亞予以正式承認，蘇聯亦拒絕承認羅國對該地區土地之所有權。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蘇聯在德涅斯特河東岸成立摩爾達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隸屬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依據一九三九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其附加秘密議定書，迫使羅馬尼亞割出南比薩拉比亞與北方的布柯威納（Bukovina），而後連同柯托夫斯克—巴爾塔（Kotovsk-Balta）共三個地區均併入烏克蘭；剩下的比薩拉比亞就與摩爾達維亞自治共和國合併，於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成爲一個新的共和國，並加入了蘇聯。

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之間，摩爾達維亞遭德軍與羅馬尼亞軍隊之占領，並且併入了羅馬尼亞，但當蘇軍再度進入此地區後，不但重新恢復了一九四〇年的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同時還阻斷了摩國與羅馬尼亞的邊界交通。自此更在摩

註② Russian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Briefing Service: Moldavia, Vol. 1, No. 2, 1993, pp. 3-5.

國實施「隔離政策」，切除她與羅馬尼亞的歷史性關係。^③爲此，蘇聯當局一改往昔沙皇統治時期的消極作法，開始鼓勵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移民到摩爾達維亞，五十年代期間，莫斯科方面還下令將羅裔摩人遷移到中亞地區去，於是，「俄羅斯化」與破壞「羅馬尼亞化」的雙重目標均得以實現。

叁、摩、俄雙方摩擦的原因

(一) 語言問題

自一九八六年起，隨著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政策，人們已獲允表達反對「俄羅斯化」。當時，摩國境內即出現一個非官方的反對團體「摩爾達維亞人民陣線」(People's Front of Moldavia)。起初，該團體面臨了兩項困難：

(一)、莫斯科因擔心更換摩共領導人會引起政治不安，又製造比薩拉比亞等枝節問題，故採「少加理會」政策。
(二)、摩共當局對「民族問題」雖未敢漠視，但總以低調處理，同時，卻又壓制民族主義分子。

儘管形勢不利，「人民陣線」仍鼓吹理念，激起摩人民族意識。並以恢復拉丁字母與承認羅馬尼亞語爲母語作號召。

一九八八年六月底，蘇共召開第十九屆「黨代會」，並發布「論民族關係」決議文，其中揭示語言政策：除鼓勵各民族研究自己的語言，和以民主的自由選擇方式發展語言教育外，也表示俄語是各民族間溝通的媒介。^④

翌年三月底，摩國亦公布「論摩爾達維亞國語語言之地位」的法律草案，並在憲法第七十條上加以補充，認定摩語是官方語言，至於俄語，則被視爲民族間溝通的語言，與烏克蘭、保加利亞、加告茲、歐洲猶太等語言同具平等發展之條件。^⑤四月一日，又公布「論摩爾達維亞領土上語言之功能」法律草案，該項草案在內容上雖包括九章卅八條條文，但意義上則與前項法案並無二致，只不過更加強調了摩語功能的普遍性。^⑥

同年八月中旬，蘇共中央在各主要報刊上登載有關「民族政策」之草案全文，^⑦其中論及「規定各共和國或各自治共和

註③ 同註①

註④ Charles F. Furtado, Jr. and Andrea Chandler, *Perestroika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Document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 18.

註⑤ *Ibid.*, p. 271.

註⑥ *Ibid.*, pp. 272-276.

註⑦ *Pravda*, Aug. 17, 1989, pp. 1-2.

國官方語言乃是這些國家的事務；要如何提升這些語言的地位與鼓勵學習的方式，也都是這些國家的內政。不過，在考慮歷史的現實時，俄語是各民族間溝通的語言，同時，還建議創造有利的條件來發展俄語」。這項草案後來於九月廿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上獲得通過。^⑧

儘管摩爾達維亞已公布兩項「語言法」的草案，但其境內之民族關係反更加緊繃。語文問題的爭辯竟成了摩爾達維亞爭取獨立運動的主要訴求。首先，在「人民陣線」這方面；由於組成分子大多是作家、語言學家、詩人與學者等，他們認為，蘇聯的語言政策極為謬誤，故與出版界人士聯合，先成立一個紀念比薩拉比亞詩人馬特葉維奇 (Alexei Mateviti) 的「文學音樂俱樂部」，^⑨除交換文學作品、語言思想外，也進行政治活動，組成「民主運動」。雖然「俱樂部」與「民主運動」成立於首都基什納烏，但均獲得農民們的支持。其中「民主運動」更在農村中建立了網狀的組織。基本上，農民們都是「保守人士」，受俄語的影響較小，故多半支持立法，賦予摩爾達維亞語為正式語言的地位。所以對那些贊成只在政府部門中說摩語的人士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後來，當政府裡面出現更多支持「摩語」的聲音時，對農民們自然也作出了更多土改的承諾。再者，知識分子亦重新開始去認識十九世紀的的田園抒情詩文，進而感到這些農民才是真正摩爾多瓦人，於是，便將農民帶入政治活動中去壯大反對共黨政權的行列。^⑩

另一方面，摩共第一書記格羅舒 (Semion K. Grossu) 所領導的摩共當局，對於莫斯科的改革政策一直是陽奉陰違，甚至於當格氏到莫斯科參加黨內重要會議時，亦避重就輕地把摩國情勢簡略報告；因此，蘇共中央曾多次對摩共的腐化與因循予以批評與責備，但格氏仍然我行我素。不過他對「語言學」領域的放鬆箝制，倒也為那些敢對摩共政權挑戰的改革派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安全範圍」。此外，當格氏面對「人民陣線」日漸增加的要求時，卻認為應推行布里茲涅夫時代的「雙語主義」(即民族俄語與俄族語言)，以及堅持應在摩爾多瓦文字過渡到拉丁字母時，加入一些摩擦子音的符號，以別於羅馬尼亞文字。如此不尋常的作法，更增加了摩人的不滿。^⑪一九八九年五月，摩共中央在召開第十三屆全會時，曾發出一份有關「論共和國社會政治情勢與黨組織工作」的文件，^⑫其中則特別提到「共和國內的語言法草案之討論與發展，已隨著極端主義而擴大了負面的現象，並製造了緊張的民族關係，導致分離的論調與難以預測的結果。」於是，摩共決定，根據蘇共「

註⑧ Pravda, Sept. 24, 1989, pp. 1~2.

註⑨ 同註②，第七頁。

註⑩ 同註②，第八、九頁。

註⑪ 同註②，第十頁。

註⑫ 同註④，第二七六、二八〇頁。

民族關係政策」，向全摩國人民解釋：摩爾達維亞語言的地位，並不會危害到其他民族語言與文化的自由發展。但對峙局面並未稍緩。

(二) 德涅斯特地區居民的反對

一九八九年八月，「摩爾達維亞人民陣線」在首都發動第二次更大場面的示威，以支持最高蘇維埃，「提議」將羅馬尼亞語列為官方語言。但在德涅斯特河東岸帝拉斯波爾市(Tiraspol)由說俄語的俄羅斯與烏克蘭工人與居民所組成的「勞動集體聯合委員會」(United Work Collectives)先要求摩共當局暫緩於八月廿九日通過「語言法」，接著又於八月中旬發動「警告性」罷工，迫使最高蘇維埃修正法案。廿一日，更聯合加告茲民族在各自區域的大城市中發動大規模罷工，於是，「提議」先被修正了。廿九日，最高蘇維埃開會，討論修正過的「折衷法案」，會議時間雖由兩天延長為四天，但最後仍以三百廿二票對十一票通過：俄語被保留作為境內民族間的溝通語言，而拉丁字母與羅馬尼亞語則被認定是官方語文。^⑭俄語居民對此並不滿意，認為俄語不該受到壓抑，乃製造更大、更久與更混亂的罷工，以爭取「恢復俄語原有的地位」。

由於「人民陣線」人士對於與羅馬尼亞統一的企圖明顯；摩共政權對局面控制與影響力量的衰微，以及摩爾多瓦人民對脫離蘇聯呼聲的高漲；在在都令俄語居民感受威脅與不安，故在「委員會」的領導下開始爭取成立自己的國家，一來可為「社會主義者」保留一塊淨土，二來可以牽制摩國獨立的行動。於是，工人領袖聯合蘇共與蘇軍兩方面的強硬派人士、人代會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與敖德薩軍區指揮部等，共謀組成一個共和國的計畫。^⑮同時，為反對實施「語言法」和摩國民族主義者的壓迫，「委員會」也與摩共黨員的「民族間統一運動(Internovement 「Yedinstvo」)」，和「加告茲人民(Ga-gauz Halky)」政治組織聯手，相互支援，向摩國政府施加軍事與政治壓力。

一九九〇年四月間，當摩爾達維亞人占多數席次的最高蘇維埃開會時，選出了斯涅古爾(Mircea Snegur)為國會主席，五月廿三日，摩國更改國號為摩爾多瓦，並確定摩國語言即羅馬尼亞語為官方語言。翌日，改革派經濟學家德魯克(Mircea Druc)接任部長會議主席，除執行激進經改路線，並接管前摩共所控制之機構外，他還要求國會將摩國憲法與法律效力遍及全境，也得到同意。^⑯

繼八月十九日加告茲人宣布成立「加告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德涅斯特河東岸地區居民亦於九月二日成立「共

註⑭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Sept. 1, 1989, p. 25.

註⑮ RFE/RL Research Report, Jan. 17, 1992, p. 8.

註⑯ RFE/RL Research Report, Nov. 27, 1992, p. 5.

和國」，除完全脫離摩爾多瓦外，還準備成立最高蘇維埃與軍隊。十一月月上旬，當「德河東區」宣布選舉國會時，摩國警方在阻止俄語居民強占政府建築物與設立路障的過程中發生了嚴重流血衝突，令蘇聯中央深感震驚，戈巴契夫亦表示，要協助摩國恢復秩序；摩國領袖雖在東部三城市宣布「緊急狀態」，但卻拒絕蘇聯派出內務部軍隊協助防止衝突擴大。

一九九一年八月，蘇聯發生「政變」，值此期間，「德河東區」表現出熱烈支持八人所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除發布致敬電文外，更召開特別會議，重申支持立場；承認蘇聯憲法之效力，允許蘇軍進駐該地區，甚至連國歌都採用蘇聯國歌與摩共政權時國歌二首，以至於當時赴訪的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都認為，「德河東區」居民比「政變人士」更右派。¹⁶

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當俄羅斯處於「府會政爭」高潮時，「德河東區」更派出「戰士」去保衛俄羅斯「白宮」，支援強硬派人士，此舉雖遭葉爾欽等改革派不滿，但卻僅止於表態而已。

(三) 第十四集團軍的角色

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初起，蘇聯「敖德薩軍區」第十四集團軍指揮官，曾要求在摩國境內實施「緊急狀態」，但為摩國領導人所拒。「政變」結束後，摩國國會與「大國民會議」即於八月廿七日宣布獨立，並要求第十四集團軍撤出摩國領土，停止支持「德河東區」，但因蘇聯情勢急轉直下，「無暇」顧及摩國的呼籲。

蘇聯解體後，第十四集團軍人數由二萬三千名減至不到一萬名，並置於俄羅斯管轄之下。然而，第十四集團軍的軍事人員依舊執行從前的角色與任務，協助「德涅斯特共和國」發展武力，一方面是為了延伸俄羅斯的影響力，使「共和國」獲得更實質的承認，與削弱摩國「羅馬尼亞化」的聲勢，另一方面則可以於萬一時在烏克蘭的後方發揮牽制的功效，或揮軍進入巴爾幹地區以「保護」斯拉夫族兄弟。¹⁷

儘管第十四集團軍的總部是在帝拉斯波爾，但因曾隸屬於敖德薩軍區，故有若干單位仍駐在烏克蘭境內。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新成立「獨立國家協」的軍事指揮系統開始接管摩國境內的第十四集團軍。而摩爾多瓦在獨立後，則打算成立自己的軍隊與加入「國協」的聯合部隊，於是總理穆拉夫斯基（Valeriu Muravski）與「國協」聯軍統帥沙波希尼可夫（Marshal Evgenii Shaposhnikov）元帥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下旬展開談判，並簽訂協議：摩爾多瓦對於大多數「國協」部

註①②，第九頁。

註③ RFE/RL Research Report, June 18, 1993, p. 42.

隊（在德涅斯特河右岸）擁有管轄權，但必須同意由左右兩岸的部隊分別視不同的情況來做決定。^⑧如此一來，就為以俄軍為首的「國協」部隊，既不需要法律依據又可以不受地主國的管轄而留下了後路。同時，該協議竟也讓德河左右兩岸的部隊分別擁有不同的法律地位。除了使左岸的部隊免於摩國的管轄權之外，「國協」與俄羅斯的軍事領袖們更進一步地表明要延長俄軍在摩東地區駐留的時間，並且未訂定期限。相反地，摩國基於政治與經濟的諸多考慮，卻只有讓步一途。

一九九二年四月一日，由於德涅斯特河右岸的部隊轉屬於摩爾多瓦，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乃下令接管第十四集團軍，並成為俄羅斯武裝力量的一部份。^⑨五月間，原本屬於右岸部隊的武器與裝備，竟因德涅斯特地區衝突的升高，而遭俄軍指揮部取消移交給摩爾多瓦。三月上旬，德涅斯特共和國首府帝拉斯波爾爆發了一場民族衝突流血事件，事後，俄語民族的若干暴民卻闖入位於杜波沙雷（Dubossary）的「國協」軍事基地，扣留地區軍事指揮官涅卡契夫少將（Maj. Gen. Yuri Nekachev），^⑩並要求「國協」軍隊代表他們對付摩國警方與摩爾多瓦人。結果，在「分離運動」領袖馬拉庫查（Grigory Marakutsa）抵達基地安撫暴民後，才釋放了指揮官，且無人遭到逮捕。然此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反發展成摩、「德」兩國在隨後激戰達四個月之久的導火線。而且，在雙方衝突高潮，第十四集團軍竟出動坦克到德河右岸的班捷雷（Bendery）對付摩國部隊。

一九九二年底，「德」國總統斯密爾諾夫（Igor Smirnov）公開表示，「德河東區」的青年接受徵召而服役於第十四集團軍是種「愛國表現」。同時，他認為第十四集團軍發出徵兵通知是「合法行爲」。

一九九三年春，第十四集團軍在事先未知會摩國軍方，在事後又不理會抗議的情況下，逕自進行了五天的軍事演習，目的則是為了配合俄羅斯國防部的一項計畫。^⑪五月初，第十四集團軍以俄羅斯缺乏建房基金為由又表示該軍不能撤走；相反地，卻在「德河東區」著手建築房舍，設立報社與電視台，以及徵召摩國青年入伍以準備長期駐留。

肆、摩爾多瓦的解決之道

（一）摩、俄談判

註⑧ RFE/RL Research Report, Feb. 14, 1992, p. 11.

註⑨ Rossiyskaya Gazeta, Apr. 3, 1992, p. 4.

註⑩ Daily Report: Central Eurasia, FBIS, March 4, 1992, p. 68.

註⑪ RFE/RL News Briefs, Vol. 2, No. 10, 1993, p. 17.

一九九二年中四個月戰火與流血，使得班捷雷有百分之四十五遭到摧毀。當摩爾多瓦軍隊在占領該市的同時，羅馬尼亞軍官與羅馬國所提供的坦克亦出現在市內。因此，為防止衝突擴大，演變成「國協」內成員國間，或是與羅馬尼亞的戰爭，摩、羅、俄、烏四國均在外交聲明中強調，要以和平手段來解決衝突。於是，四國外長也舉行若干次會晤，而結果卻因各自的利益所在，未能認真執行共同協議。②六月下旬，摩、俄兩國元首在土耳其伊斯坦堡達成了停火協議。儘管烏、羅兩國的元首亦在那裡，共同參加簽署「黑海沿岸十一國經濟合作協定」，但這四國元首還是發表公報，呼籲摩、「德」兩國立即停火，並在一天之內，雙方讓部隊脫離接觸。③七月上旬，斯涅古爾與葉爾欽在莫斯科簽署一份正式停火協議；並準備設立緩衝區，交由和平部隊來負責巡邏；同時，亦達成若干共識，包括：「德河東區」俄族領袖應在往後出席各項會議；斯、葉兩人之間裝設一條熱線，以隨時掌握「德河東區」情勢之最新發展；摩、俄政府在摩國當局決定「德河東區」之地位後，成立一個專責監督俄羅斯第十四集團軍撤退事宜的聯合委員會。④七月下旬，斯、葉兩人又在莫斯科簽訂和平解決「德河東區」武裝衝突的原則「協議」，俄方表示要尊重摩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而摩國亦承諾讓德河東區居民行使自治權，以及同意成立三方和平部隊，以防止衝突發生。月底，德河地區局勢趨於平靜，摩、俄關係亦呈現緩和，除開始討論恢復與發展以往經濟合作問題外，兩國軍方並就撤出第十四集團軍展開會談。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廿九日至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為止，摩、俄雙方已就撤離第十四集團軍問題舉行過七輪談判。在談判過程中，俄第十四集團軍指揮官列貝德中將(Lieut. Gen. Aleksandr Lebed)曾表示，該集團軍駐留摩國乃是基於兩項前提：一是保護俄羅斯人的權利，以及消除德河東區俄羅斯少數民族對「羅馬尼亞化」的恐懼；二是維護摩東地區「德涅斯特共和國」這塊被視為歷史性與民族性的「俄羅斯土地」。⑤然而，這兩項前提已被認為是「不高明的藉口」，因為：一、自摩爾多瓦宣布獨立起，即表明願意遵守國際人權宣言與協議，而為檢視其執行情形，歐安會、歐洲委員會、歐美各國政府與國際人權組織均曾派員前往觀察，而後並給予正面的評價，如此結果已經反駁俄方對「考慮人權」的說法。二、摩國境內俄羅斯人口的分布情形是，四分之一在德河東岸，四分之三在西岸，俄羅斯政界與媒體為何獨重視東岸的俄人確實耐人尋味。此外，在摩、俄每次的談判當中，俄軍若非不提出撤軍時間表，就是拖延撤軍時間；其次，每當摩方提議加入第三者，如歐安會等組織參與談判時，俄方總持反對立場；再次，俄方每每提出若干政治性或經濟性要求，以作為交換俄軍分階段撤

註②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二年三月卅日，第六頁。

註③ 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七日。

註④ Daily Report: Central Eurasia, July 6, 1992, pp. 67-68.

註⑤ 同註④。

離的條件。所以，俄羅斯的談判戰術對於摩國的誠意與耐性是項嚴格的考驗。

事實上，第十四集團軍自一九四五年起即在帝拉斯波爾設立總部，這支部隊包括混合編組的精銳單位在內，如裝甲、火炮、戰術飛彈、防空、特種、化學、空中偵察和工程等，而基地中所儲存之大量武器乃是當時蘇軍為準備在發生大型戰爭時使用。如今，第十四集團軍雖只有七、八千人，但有關技術人員、訓練教官、參加阿富汗戰爭的退役戰士，以及來自烏克蘭與白俄羅斯的非現役軍官等人數，外界至今難以清楚。²⁶此外，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以後，俄方根據摩、俄的一項協議，又在摩國成立了一支新的「和平分遣隊」，有成員三千人，是分別從不同的空降師中抽調出來，並組成了六個營，在摩、「德」之間的緩衝區內擔任巡邏與監督停火的任務。

另一方面，由於巴爾幹半島上的烽火不斷，致使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喬夫與第十四集團軍指揮官列貝德一致指出，德涅斯特區域是巴爾幹的重心，如果俄國從此撤退，那麼將會產生太大的影響。²⁷

從上述雙方談判過程、第十四集團軍武力，和指揮官心態來看，摩爾多瓦與俄羅斯的談判會是一條長遠而又艱難坎坷之路。

(二) 尋求國外的支持

摩爾多瓦在一九九二年與德涅斯特共和國發生激戰時，即開始尋求國外的支持。當時，摩國曾要求聯合國派出觀察員到基什納烏來瞭解德涅斯特的局勢；研究人道援助德河地區難民的問題，與討論和平調解衝突的方式。接著，摩爾多瓦國會要求「國協」五國派遣和平部隊協助消弭德河地區流血衝突的同時，亦曾呼籲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也出兵，並加入摩爾多瓦部隊，合力化解衝突。²⁸

今年春天，摩爾多瓦再度要求聯合國的觀察員對俄國第十四集團軍的撤離行動進行觀察。不過當摩、俄雙方的談判觸礁，以及撤軍行動中止時，摩國國會主席盧辛斯基 (Petru Lucinschi) 曾在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主辦的研討會上表示，希望聯合國與歐安會都能參與解決衝突的談判。隨後，他在赫爾辛基更進一步的指出，俄軍撤離波羅的海三國與摩爾多瓦的談判與監督工作，應交由國際間來進行，他認為俄軍撤離摩爾多瓦的情況並不像在波羅的海那樣複雜，所以，希望俄羅斯以認真的態度來解決此一問題。

於是，摩爾多瓦積極展開外交活動，在不斷的呼籲與邀請下，北約、歐洲委員會、歐安會與聯合國遂自八月起，均多次

註²⁶ 同註¹⁷，第四十三頁。

註²⁷ 同註¹⁷，第四十四頁。

註²⁸ *Washington Post*, July 7, 1992, p. A 13.

派出高層官員到摩國就德河東區與俄軍撤離兩大問題進行觀察與磋商。根據摩國政府與軍事領袖們的說法，摩爾多瓦並不想三心兩意，或是親羅馬尼亞，或是親俄羅斯；其實只希望能建立一個獨立自主而中立的國家，不再受到他國的干預。^⑤對此說法，不少歐洲資深軍事官員都認為，這倒是摩國唯一而又安全的道路，所以咸表極力支持；但也同意，摩國實在需有足夠的軍力來鞏固其中立的地位。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文森爵士（Field Marshal Sir Richard F. Vincent）曾經表示，北約願與摩國合作，協助她建設軍事與訓練軍官，日後也願派顧問團駐在基什納烏，以維護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⑥不過，摩國雖有意加入歐洲政軍經體系，但仍需考量自己能力與顧及俄羅斯的反應。

另一方面，摩爾多瓦正同時尋求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要求她們向俄羅斯政府與軍方轉達或提出儘早撤軍的呼籲與期望，並且保證，在國際政治與軍事安全機構的監督下，摩國不會成爲俄羅斯的直接或間接之威脅。

伍、結 論

摩爾多瓦共和國自一九九二年八月宣告獨立後，單傑利（Andrei Sangheli）政府在處理民族問題、政治衝突與整治國務上已有新的作風與表現。他主張承認不同的政黨、派系、民族與政治問題之差異，但以「國家共識」的概念，來消除彼此的歧見，以確保國家長期的穩定。因此，跨越民族和語言界線的鴻溝，鞏固國家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即是目前摩國政府努力的目標。

當然，在達成目標之前，並非沒有矛盾與困難，於是強調：雖然羅馬尼亞的文化認同在摩爾多瓦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摩國是個自主的國家，不必刻意去執行「羅馬尼亞化」，或者與羅馬尼亞統一；又儘管俄羅斯民族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在摩爾多瓦有深刻的影響力，然而德涅斯特河東岸地區，並非摩爾多瓦或羅馬尼亞與俄羅斯政治鬥爭的緩衝區；相反地，摩爾多瓦會以民族和陸的最高原則來完成「德河東區」與摩國領土的整合。

未來，在政治穩定、消除少數民族的仇視、減少預算赤字與通貨膨脹、設法進入「獨立國家國協」，盡力促成談判與協議以解決第十四集團軍的撤退與爭議、建立帝拉斯波爾與基什納烏的互信與合作，以及加速引進外資以進行經改計畫等方面，都是摩國政府急待處理的工作。因此，摩國政府與國會正分別從政治、社會與民族——文化等組織與利益團體的支持，以免重蹈其他前蘇聯共和國陷於長期政經危機之覆轍。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Daily Report: Central Eurasia, March 24, 1993, pp. 67-68.